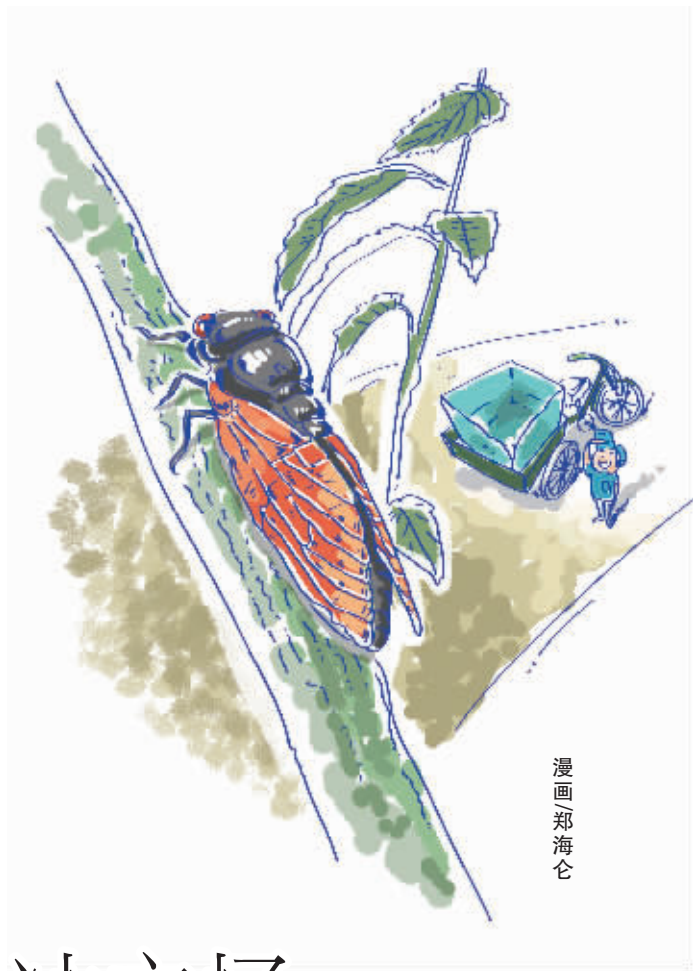


## 江花

俗世

A12



漫画 郑海仑

## 冰之忆

■文/许洪声

“高温报告，镇江今天晴到少云，西南风二到三级，最高温度三十五到三十六摄氏度，请做好防暑降温工作。”

初伏的一天清晨，听着收音机传来的天气预报，望着窗外被朝阳映红的天空，心底不禁勾起一件难忘的陈年旧事：

那是三十年前的一个夏日。当时，年近耄耋的母亲居住在四牌楼一处深宅后院的楼上。俗话说“伏腊不登楼”，何况，那是多年不遇的酷暑炎夏。母亲平素身子还算硬朗，但是架不住连日高温蒸煮，白天骄阳，夜晚闷热，寝食难安，终于体力不支病倒了。

床旁一台电风扇虽然在不停地运转，可在高温面前，却是那样微弱无力。我守在母亲身边，望着老人被热魔折磨得痛苦的模样，束手无策，焦急万分。

突然，街巷传来一阵叫卖声：“买冰棒嘞，买冰棒嘞，赤豆冰棒，奶油冰棒……”

冰棒二字，让我灵机一动。从小小的冰棒想到了亮晶晶冰冰凉的冰块，又想到离我家不远的江边有市水产公司的冷库，冷库里面有许多冰。有了冰，母亲就有了救星。

于是，骑自行车，直奔冷库，要求买冰。不料，接待我的人却说：“水产公司只卖鱼，买鱼要鱼票……我们冷库只管冷藏鲜鱼，从来没有卖过冰。”听了这番话，我虽然身在冷库，却急得满头大汗。我向他们讲了老人因高温难耐而病倒的情况，请求给予照顾。负责接待的人说自己做不了主，引我去见了冷库的主任。主任听了我的诉说后，表示：虽然冷库不是营业部门不买卖冰块，之前也没有向个人供应过冰。但是，这次是为了救助老人，情况特殊，特事特办，可以破例

供应。听到此言，我悬在心上的那块石头终于落了下来。

我跟随主任进了冷库，举目一望，不由又愁上心头。那一坨坨白皑皑、亮晶晶的大冰块，每一个面积都将近一平方米，足足有一二百斤重，我怎么能搬得动啊！

主任在一旁，见我犯难的模样，随即招呼两位工友，嘱咐他们帮我冰块送回家。这可真是“送佛上西天，帮忙帮到家”啊！两位工友推来一辆三轮车，抬上两个大冰块，特地盖上一块大塑料布，顶着烈日，踏着车子，把冰块运到我家。送到后，他们又帮忙把冰抬上楼，放进一个大塑料浴盆中。一切忙完，他们连茶都没喝一口，又急匆匆赶回冷库上班去了。

盛放着冰块的大塑料浴盆摆在母亲的床旁边，我用电风扇隔着冰块往床上吹风，母亲在阵阵凉风吹拂下，渐渐不再烦躁，安静入睡了。我和全家人的心情，也一点一点宽慰了。此后的每天，母亲的床边都有两块冰，一直伴着母亲平安地度过那段特殊的日子……

“丁零零”……一阵电话铃打断了我的思绪。话筒中传来女儿的叮嘱：“老爸，听天气预报了吗？今天又是三十五摄氏度！记住，开空调啊……”

听着女儿的叮咛，望着窗外的骄阳，心中不由升起感慨：如今，孩子们再不用为老人去运冰块，度高温了。这是孩子们的福，更是老年人的福！

## 古运河边抓大虾

■文/陈祥泰

每每从古运河畔过，都会想起当年鱼虾满河的情景，和自己徒手抓大虾的喜悦。

四五十年前，每到夏季古运河便“涨潮”，长江里的水涌涌地流进，此时节古运河里水最“大”，河上和两岸也最繁忙。不仅货运船只明显增多，捕鱼钓鱼者也大增。两岸设置的扳网(罾)，从平政桥到南水桥，几乎每隔三四十米就有一个，古运河里有捕不尽的鱼。

捕鱼最激动人心的时候，是闷热的天气下过一场雷阵雨后。这大多在傍晚。这时，古运河准会“翻塘”，鲫鱼、鲤鱼、鳊鱼、鲈鱼等大大小小的鱼儿统统浮在水面，张着嘴巴，缓慢地游动着。居住在河两岸的人们手持各种器具，有拿竹篮子的、有拿鱼叉的、有拿网兜的，在河边站着走着，有的人还下了水，争着捕捉这些看上去呆头呆脑的鱼。每逢这时，欢声笑语便从古运河两岸不断响起。

有年盛夏的一天，下午四点多，一场雷雨过后我从古运河边过。看到“翻塘”的热闹情景，情不自禁走下河坎加入到捉鱼的人群中。我什么器具也没有，看人家一条条把鱼捉到手，既羡慕又着急。忽然，我看到不少大虾静静地伏在河边一动不动，只有触须不时地晃一下。由于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较远的水面上，它们并没有被人发现。我蹲下身来，右手快速地往下一捂，抓到了一只！接着，我又用左手重复右手的动

用，又抓到了一只！我高兴极了。

抓到的虾放哪儿呢？我灵机一动，脱下身上穿着的背心式汗衫，在河坎上拔了一把狗尾巴草，用草把它的下端扎上，这样汗衫就成了一个手提袋。没过多久，我抓虾的行动就被附近人发现了，不少看热闹的孩子和大人也学着

我抓起虾来。我沿着水边慢慢地走着，细心地寻觅，见一只抓一只，全是两寸左右长的大虾，直到天黑看不清了，才提着沉甸甸的汗衫背心回家。家里人见我捉到这么多大活虾很高兴，弟弟妹妹们高兴得跳了起来。母亲用秤称了称，2斤4两。那时的生活普遍很清苦，市场上没什么供应，荤食就更少了。母亲将其全都做成了盐水虾，一家老老少少10个人美美地吃了一顿。

未吃之前，母亲还先盛了一小碗叫我端着送给邻居王大大。王大大是军属，正在生病，儿子参军去了福建前线。

后来，我经常留心古运河是否“翻塘”，每逢“翻塘”必去，但虾一次比一次少了。后来，古运河逐渐不“翻塘”了。再往后，甚至见不到有人在河里捕鱼，有的只是一河越来越黑的臭水。

至今我都很留恋古运河当年鱼虾丰盛的情景。而今，经过不断整治的古运河，两岸景色秀丽，河水日渐清澈，我想要不了多久，鱼虾满河的情景定会再现。也许，我还能再到河边去抓大虾。

## 永远的军歌

■文/唐守伦

八月，一个军歌嘹亮的月份。听到那熟悉、久违的军歌旋律，不由热血沸腾，回想起那段与军歌相伴的军旅岁月。

是军人，就要会唱军歌；是军人，就对军歌有着不解的情结。在当代军营，流传着这样一条不成文的评判标准：看一支队伍能不能打胜仗，先看他们歌唱得响不响。如果官兵没有一种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，连军歌都唱不响怎么能干好工作呢？

于是，每到部队集合就会成为展示军歌的大舞台。一连叫着二连，三班喊着四班，你拉我，我拉你，扯着嗓子谁也不服谁，歌声一浪高过一浪，仿佛楼顶都要震塌下来。此时，比的已不仅是军歌，更是士气的较量、嗓门的角逐、作风的比拼，也早已顾不上讲究音色和声调了。正因为如此，在某种意义上，军人唱歌被称为“吼歌”。

但此“吼”不同于彼“吼”。大家是感情真挚地吼，朴实无华地吼，发自内心地吼！战士们吼得痛快淋漓，听的人也乐得直呼“再来一首，再来一首！”军中男儿万众一心、团结进取的精神风貌，革命战士威武不屈、敢打敢拼的雄壮气势，在山呼海啸中尽情地展示。所以，要想在军营里“吼”完军歌的战士中找一个嗓子不沙哑的，

还真不容易。但，这又有什么呢？那样热血沸腾的场面，不“吼”一嗓子军歌，还当什么兵？

除了“吼”军歌，我更喜欢听军歌。因为这是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。军歌是军人的有声形象，一首连歌就是一个连队历史的浓缩，一首团歌就是一个团队风采的展示，每一首传唱不衰的军歌都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。我喜欢从《大刀进行曲》中感受战争的悲壮惨烈；从《长征组歌》中感受红军的英雄气概；从《打靶归来》中感受上个世纪60年代轰轰烈烈的大比武运动；从《当兵的历史》中感受改革开放大潮中军人对“经商热”、“文凭热”及“当兵吃亏论”勇敢地说不；从《为了谁》中感受1998年抗洪中无私奉献的新时代最可爱的人……

“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是想家的时候”；“当你的秀发拂过我的钢枪，请别怪我保持冷峻脸庞”；“高举旗帜，听党号令，钢枪在手，牢记使命……”虽然如今的我已离开了绿色的军营，但每当这些熟悉的曲调在耳边响起，我依然会随着它一起哼唱，并且越唱越响。

“吼”军歌一直珍藏在我的记忆里。我想，这也会是每一个曾经的军人心中，永远不会褪色的记忆。

编辑 沙艳秋 版式 郑海仑 校对 陈乐

今昔之感  
jin xi zhi gan